

造化可能偏有意，故教明月玲珑地。
共赏金樽沉绿蚁，莫辞醉，此花不与群花比。

MEINAN YISHI HUOSHUI

5

一仙难求

云荻
著
YUN DI
WORKS



一仙难求

云芟 著



五

第十一章

结丹成功

陌天歌不知道这是不是在做梦，可手指是温暖的，空气是清香的。

“姑姑！”

她转头，看到真机向她跑过来，还是小小的、没长大的模样。

她觉得有什么不对，可真机已经一头扑到她怀里，笑嘻嘻地抱住她的手臂，这种软软的感觉，又是真的。

“姑姑，你到哪里去了？我已经炼气五层了哦！”小小的叶真机这样炫耀。

她笑，“我……修炼去了。”好像是吧？她还记得那灵气盈身，一呼一吸的感觉。

叶真机拉着她，笑着说：“姑姑，你总是修炼修炼，难道不觉得烦吗？师祖说，做事情要劳逸结合，总是修炼也不好，你跟我一起去玩吧。”

“这个……”她说，“师祖有师祖的修炼方法，可并非人人都适用，姑姑只对修炼有兴趣，修炼就是姑姑觉得最开心的事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小小的叶真机低下了头。

她便笑，把小火从灵兽袋里抱出来，“让小火跟你一起玩，好不好？你去找华凌，你们不是都一起玩吗？”

“好吧。”

叶真机一转瞬就消失了，仿佛凭空不见了，她却没有觉得半点不对劲。

她也没有回去修炼，而是在明媚的春光里，踏着清泉峰清晨的露水，无目的地悠游。

她觉得自己好像没有什么事，又好像在等待着什么。

风吹过，空气里有不知道什么花草的清香，有人轻轻踏着青草而来，脚步轻快，姿态悠闲。

“来了怎么也不唤我？”他微微笑着说。

她亦展眉而笑，侧过头，看着这个身姿挺拔、气度从容的男子。

他的脸上轮廓线条利落如刀刻，可是他的五官，却是清润的，让人看了一眼就会

陷落的清润。

他笑着说：“结丹了？”

她点头，“结丹了。”

没有再说什么，两人自然地挽过对方的手，在青草间慢慢散步。

走过春风明媚，走过夏草葳蕤，走过秋光绚烂，走过冬日沉寂……

一年又一年。

数百年时光携手走过，一一数着指间流年，转眼便已结婴化神，站在尘世之巅。

他笑，“一辈子这样好不好？”

“一辈子？化神之后，最起码有万年的寿命，你真的愿意一辈子都这样吗？”

“愿意，如果我们能飞升，就还在一起，如果不能，那一世便如此吧。”

……

陌天歌睁开眼，望着空荡荡的虚天境，只有她一个人。

吸收灵气已经停止了，周身安安静静。

经过万法自然阵，她不再纠结于童年的阴影，却将心底的隐秘诱发出来。幸好，她最终还是挣脱了，梦是美好的，可现实也不是那么糟糕。

天长地久，只是神话，海枯石烂，就连凡人女子都不会相信。唯有天道恒在，循环往复，生生不息。

站起身，挥了挥衣袖，一股激荡的灵气在袖间萦绕。

她已是结丹修士了。

微微一笑，把那些让她沉溺过的心魔抛在过往，从虚天境出来。

正要做些手脚，弄出类似结丹的天象蒙混过去，却听空中猛然响起惊雷，风雷之声轰然作响，云聚风起，灵光闪现。

秦羲猛然站起，神识铺展，露出既欢喜又无措的表情，喃喃说着：“她……结丹成功了……”

与她筑基之时不同，那时灵气汇集，祥云隐现，一派仙气缭绕的景象。今日结丹之时，却是风云苍茫，电闪雷鸣。

他们都不知道，太古时期的混元灵根，太古时期的混元功法，再加上太古时期的修炼环境，陌天歌结丹的条件加在一起，才会有如此强烈的天象。一时之间，整个太康山七峰，都被风云笼罩，无数的灵气，都往清泉峰上清宫涌来，修为弱一些的炼气弟子承受不住，心神大乱，呼吸困难。

“这是结丹，还是结婴？”有人叫道。

六峰的高阶修士纷纷走出洞府，望着清泉峰的方向沉思。

在这些人中，震阳道君望着清泉峰上方的风云灵光，叹了口气，“结丹，是有人

结丹了。”

跟随在他身侧的白雁飞一怔，问道：“师傅，为何结丹会有如此强烈的天象？”

震阳道君拈须而笑，“你靖和师叔运气好啊，随意收的一个弟子竟是如此天资，想来假以时日，清泉峰最起码还会出两个元婴修士。”

白雁飞抬起头，往清泉峰望去，不知是失落还是羡慕。

又是清泉峰，难道是那位陌师姐吗？

想到这里，他心中越发不是滋味。原以为自己是单灵根的材质，便是这一代最出色的弟子，却原来，始终有人站在他前头。

他想起那一年，在清泉峰那个无人的山头，那个指着他这个天之骄子冷言相向的女子，二十多岁的他还太年轻，只觉得气愤羞怒，可时光流逝，却只是一一验证了她的话。

当年他筑基，她已经筑基中期；他筑基后期，她却已经结丹。他白雁飞，即使拥有绝顶的天资，到底也不是真正的人才。

师傅说，清泉峰还会出两个元婴修士，其中一个应该就是那秦守静。结婴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，他不会如那些短视的弟子一般，以为他就此毁了，仅仅两百岁，他还有漫长的岁月可以尝试结婴。而另一个……大约就是这位陌师姐了吧。他后来才知道，原来这位陌师姐天资甚至比他还要出众，当年自己说的那些话都是笑话……

陌天歌走出小屋，周身灵气缭绕，如霓虹一般闪烁着七彩的光，灵气结成的小鹤，在她身边飞舞。

她微笑，伸出指尖轻点，灵鹤一点而散，又重新变作灵光。

抬起头，整个明心居充斥着这种闪烁着绚美至极的光芒的灵气，透过引入天光的破开的石壁，能看到同样的灵光漫天飞舞。

半日之后，风雷云动之声终于慢慢安静，祥云散去，灵光也沉寂下来。

清泉峰的弟子，乃至整个玄清门的弟子，都得知了一件事。

靖和道君的关门弟子，那位陌师叔，结成了金丹，从此迈入结丹修士的行列。

陌天歌未曾走出明心居，就已收到无数道贺的传讯符，既有她熟悉的朋友们，如叶景文、洛封雪、韩清玉、况烛、展白等，也有以往不曾打过交道的那些结丹期的师兄师姐。

筑基期的时候，她虽是靖和道君的弟子，遇到同门结丹修士，只需唤一声师兄或者师姐，可到底有境界之差，那些人只会稍稍礼遇她，却不会与她相交。直到今日，她正式成为结丹修士，这些结丹期的师兄师姐，才拿出同辈相交的热情，发来恭贺之信。

陌天歌一一看过，发出同样的致谢的传讯符，才走出明心居，进入大殿。

靖和道君难得端坐在龙椅上，望着她微笑。

虽然这个弟子不是他一手教出的，他一直用放任自由的态度，任她随意发展，可



他却是一步一步，指引着她走向正确的方向。

陌天歌真心诚意跪下叩首，“徒儿谢师傅六十年教导之情。”

靖和道君受了她一拜，轻轻一挥袖，托起她，“修仙之路崎岖坎坷，所有的一切，都要你自己去经历，为师仅能指点你这么多，今后还要你自己去努力。”

“是，徒儿铭记于心。”

玄清门的弟子纷纷得知，清泉峰靖和道君的末徒，年仅八十四岁，结丹成功，迈入结丹修士的行列。

时隔百余年，在守静真人、灵犀真人之后，玄清门再一次出了一位百岁内结丹的天才修士。

一时之间，便连灵犀真人闭关结婴的消息，也不再吸引人了。因为，灵犀真人最终也结婴失败，如今刚刚出关。于是仅仅三年，玄清门新一代最出色的天才弟子的名号，又一次易主。

陌天歌得知之后，啼笑皆非，不知该不该为这位倒霉的灵犀真人掬一把同情泪。在他理应最风光的一百多年里，始终有同龄的秦守静压在他头上，等到秦守静被拉下神坛，他好不容易获得天才之名，却又有她横空出世。

至于这个所谓的天才之名，陌天歌只是一笑置之。

在天极，玄清门出了名专出天才修士，从千年前的震阳道君，到数百年前的妙一道君，到一百多年前的守静真人、灵犀真人，再到年纪最轻的陌天歌与白雁飞。

眼下，秦守静与李灵犀二人都遭遇了结婴挫折。白雁飞八十二岁，还只是筑基后期，想来结丹也要百岁开外。唯有陌天歌，八十四岁结丹成功，只比秦守静稍逊而已，比之李灵犀还要快很多。

可这又如何？天极虽然高阶修士极少，论起元婴，也有一百多位，若是不能结婴，终究不能称为真正的天才。不管是秦守静、李灵犀，还是陌天歌和白雁飞，都是如此。

这就是修仙的世界，哪怕仅仅只是一个名号，也如此现实。

“天歌，但凡弟子结丹，都要赐予道号，你既结丹成功，我们选取一日举行结丹之典，为你庆贺。”

“师傅……”陌天歌却有些犹豫，“我……不想如此张扬。”

靖和道君却笑，“无关张扬，任何一个弟子结丹，都要如此的，到时有不止一位元婴道君为你作见证，有师尊者，师尊赐予道号，若无师尊，则由首座太上长老赐予道号。你不必推托，每个弟子都要经过这一步。”

“是。”他既然这么说，陌天歌也只得应下。

“另外，你已结丹，照理师傅应该另赐你洞府。正好你玄因师叔结婴之后，他的洞府还无人接手，从此以后，那洞府就赐予你了。”

陌天歌大为惊喜，“谢师傅。”

玄因道君曾经的洞府，她是知道的，主洞府极大，还有许多围绕着小洞府，以供弟子居住，灵气虽比上清宫稍逊，其规模却是结丹修士的洞府中少有的。

靖和道君笑，“好了，你刚刚结丹，先去稳定境界吧，还有许多东西，到时自会使人告知于你。”

“是，师傅。”

结丹庆典的时间很快确定下来。

秦守静和李灵犀二人结婴失败，玄清门弟子修炼的热情被重重打击了，陌天歌恰巧此时结丹，正是振奋人心的好时机。于是，原本打算低调的陌天歌，最终发现自己的结丹庆典隆重得超过想象。

当然，结丹庆典跟元婴大典没得比，不但没有邀请别派修士参加，就连本门弟子，也只请筑基以上修士观礼，至于炼气弟子，想来自然可以来，不来也没要求。

不过，往日这种庆典，元婴修士只出场一二人，结丹修士最多只有一半，而这一次，五位元婴修士，除了正在闭关的华炎道君，全数出场了。四十多位结丹修士，除了在外游历的和闭关的，也尽数到场，自然就显得隆重。

结丹庆典，历来是修士出身于六峰之中的哪一峰，就在哪一峰举行，陌天歌的庆典，自然在清泉峰。

为此，清泉峰执事堂选定了最大的宁心殿，张灯结彩，力求隆重。

到了那一日，时值冬天的清泉峰飘起了雪花，漫天飞雪，仿佛另一种形式的庆祝。

陌天歌早早换过执事堂新送来的道袍。浅蓝对襟袍服、蓝白相间的大氅，领口衣摆缀着先天卦与太极云纹，再戴上芙蓉冠，不需要多余的装饰，已是仙风道骨，庄重飘逸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结丹之后，她虽然容貌与往日并无分别，却明显比炼气筑基之时显得清逸秀美。被她问到的时候，靖和道君这样答道：“你修的可是混元素女功，其中有一部分来自于素女诀，那素女诀不是能让女子青春常驻，而且美化容貌吗？想来就是这功法的缘故了。”

既然已经结丹，她也不在意这个，反正她的容貌再怎么变化，也很难让修仙之人觉得倾国倾城，顶多让人赞上一句罢了。

陌天歌到达宁心殿的时候，殿中已经聚集了数百位筑基以上修士，殿外更是有无数的炼气弟子冒着风雪前来围观。

她面带微笑，走进宁心殿。

四位元婴道君站在最前头，两侧是沈掌门带领着的几十位结丹长老，这些长老的后面，则是众多筑基弟子。

元婴道君都是面带喜气，结丹长老们看在元婴道君的分上，哪怕没什么感想，脸上也露出几分笑意来，后面的筑基修士，则是又羡慕又妒。不久之前，陌天歌还跟他们一样只是筑基修士，如今她却一步登天，成为高阶修士了。

这只是结丹庆典，无须震阳道君亲自主持，而是由沈掌门出面。

看到陌天歌进来，沈掌门将她带到殿中三清祖师面前，示意她跪下叩首上香，而后高声道：“玄清门清泉峰弟子陌天歌，今日结成金丹，进阶结丹修士，按我玄清门门规，授予长老之位。”

沈掌门同为结丹修士，陌天歌不必跪他，只是行了一个道礼，以示敬重。而后，双手接过长老的身份令牌，以及结丹之后的第一次供奉。

等她接过长老令牌，沈掌门笑道：“陌师妹，从此以后，你便是我们玄清门的长老了，无事之时，每年享受门派供奉，有事之时，望你维护玄清门之利益与声名。”

“是，谨遵掌门师兄之谕。”

沈掌门接着说道：“你已进阶结丹，按我玄清门门规，请师尊赐予道号。”

他说罢，立刻有人在靖和道君面前摆上蒲团，陌天歌上前几步，在蒲团上跪下。

靖和道君肃容开口：“吾徒天歌，尔天资绝顶，聪慧过人，又道心坚定，智慧通达，今日结成金丹，切不可骄傲自满，须知大道未成，往后仍要刻苦努力，不得松懈。”

但凡弟子进阶，少不得夸奖几句，但是少有人能夸出“天资绝顶”这四个字，靖和道君完全是仗着混元灵根数千年才得以一见，而用上了天资绝顶四个字。想来如今存于世间的修士，要说天资高过她的，还真没有——当然，那些化神修士，早已出世的，不算在内。

“徒儿谨遵师尊教诲。”

靖和道君露出一点点笑意，右手摸上自己的短须，沉吟道：“大道之行，千辛万苦，神道渺渺，仙道茫茫，微妙玄奥，深不可识。尔求索于仙道，心境之致，唯清静二字。又当寻道致微，不可轻妄，宁心守静。故此，为师赐尔道号清微。”

陌天歌目光闪动，面上没有露出任何表情，轻轻叩下头去：“清微谢师尊赐号。”

靖和道君含笑点头。

沈掌门见状，接过话：“已叩谢过师恩，清微师妹请起。”

陌天歌再度行了一个道礼，起身，由沈掌门引着走到正中，沈掌门高声宣布：“诸弟子，吾以掌门之令宣布：清泉峰弟子陌天歌，得其师尊靖和道君赐号，自此名号，清微真人。”

沈掌门说罢，分立两旁的结丹修士恭贺，“恭喜清微师妹，进阶结丹。”

而后，众筑基弟子纷纷行礼，“弟子恭喜清微师叔。”

殿外炼气弟子的声音远远传来，“弟子恭喜清微真人。”

哪怕心情平静，在这一片声势浩荡的恭贺声里，陌天歌也觉得有些激动起来。举行过结丹庆典，又得师尊赐下道号，她已是玄清门的门派长老了。

陌天歌眼睛微微湿润，她走出了高阶修士的第一步，忍不住想起这八十多年的生命里失去的一些人。独力抚养她的母亲、从未谋面的父亲，还有为她燃尽最后生命的二叔，以及被她连累的天巧……他们若知道，一定很欢喜吧？她如今已经是结丹修士了，还是天极数一数二的宗门玄清门的长老，再也不用东躲西藏，不用战战兢兢，可以走在阳光下，抬头挺胸。

结丹庆典至此结束，风雪里，炼气与筑基弟子们纷纷离去，元婴修士亦各回洞府，唯留下结丹修士，与新出炉的清微师妹打交道套交情。

以往这位师妹虽是靖和道君的弟子，可到底还是筑基修士，无须多来往。现在不一样，这位师妹如此年轻成功进阶结丹，听说天资千年难见，又有靖和道君这个护短的师傅，想来前途光明，多多来往总是没错的。

陌天歌陷身人群，脱身不得，只得打起精神，与这些同门师兄师姐应酬来往。

谁说身为修仙之人，超脱俗事之外？离了俗世，却还是俗事缠身啊。

清泉峰的某个山头，有一个人，负手站在风雪之中，望着宁心殿的方向，沉默不语。

漫天的飞雪落在他漆黑的发上，落在他的蓝衣白袍上，也没有让他动上一动。

靖和道君在他身后落下，踩着一地的乱琼碎玉向他走近，“怎么不去参加结丹庆典？”

一片雪花落下，盖住他的眼睑，很快融化，冰凉彻骨，他目光闪动，声音低哑，“去了又怎样？”

“不怎样，”靖和道君心情极好，无视他低落的情绪，走到他身边站定，翘起嘴角，“别人结丹，你不也会去吗？”

秦羲没有答话。他又不是傻的，对方摆明是来逗他的，他何必答话，送上门去？

两人在风雪中站了一会儿，沉默不语。过了一会儿，秦羲突然说道：“大道之行，千辛万苦，神道渺渺，仙道茫茫，微妙玄奥，深不可识。尔求索于仙道，心境之致，唯清静二字。又当寻道致微，不可轻妄，宁心守静。故此，为师赐尔道号守静。师傅，你赐徒弟道号的时候，是不是专门拣这段话说？”

靖和道君干笑，“呵呵，你年幼的时候，不是参加过你青元师兄的结丹庆典？”

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，他只隐约记得，当时师傅说的并不是这段话，果然

连严肃的结丹庆典，靖和道君也忍不住玩一玩。可这样又有什么用呢？像个小孩子一样……不是他的，终不是他的……

秦羲摇了摇头，“从此以后，只有陌清微，不再有陌天歌。”

他的声音平淡，却带着无法言说的悲伤。

靖和道君忍不住侧目，“你小子——我真是老了，看不懂了。我不是教过你，想要，就去找，去拿，甚至去抢！所谓修仙，不违背本心便可，谁让你这么磨磨叽叽的？天歌既然结丹，你们之间的距离已经近了，为何你还更绝望了？”

秦羲轻笑，风雪中，笑声透着一股彻骨的寒意，“师傅，她为何结丹？因为她心无所系，甚至无所求。”

靖和道君一怔，似乎有些明白了，“你……你是说，她……心中无你？”

“还有什么解释？”他心灰意冷，索然低眉，“我困于心魔，三次结婴，不得寸进，她却心无所动，顺利结丹……你我都知道，结丹的心魔，对于首次结丹，从未经过心魔的修士来说有多难过，可是她，却轻松过了这一关。”

“……”靖和道君竟觉得无话可说。对于第一次结丹，遭遇心魔的修士来说，心有所系，将会无限放大，沉醉在其中，不知如何抽身，可是天歌却……总不至于，她已经达到太上忘情的境界吧？

“师傅，我该怎么办？这么下去，十年百年，哪怕寿元终尽，我结婴也是不成的……”

这个问题，靖和道君觉得自己回答不了。这是这个孩子第一次用这种迷茫的语气问他怎么办，在过去的一百多年，他从来不需别人扶持，独自一人，亦坚定地走在寻仙问道的路上。

他忽然觉得，遇到天歌，真是他的一场劫难。

有了新的洞府，陌天歌又一次搬家。幸好她的东西不多，重要的不是在乾坤袋内，就是在虚天境中，只简简单单收拾了平常惯用之物，桌椅都没有动过，便搬去了玄因道君原来的洞府。

她初来清泉峰时，就是住在玄因道君旁边的小洞府中，那是她住过的第一个像样的洞府。现今重回故地，却是作为主洞府的主人。

如今，玄因道君迁去甘露峰已久，一千弟子也全部搬走，这么大的洞府，都归她一人所有。

虽然知道作为天极的大宗门，玄清门待高阶修士极厚，可这样规模的洞府，赐给她一个刚刚结丹的修士，陌天歌心中知道，这是靖和道君厚爱她的缘故。

想到此处，她微微笑了。此生何其幸也，虽然失去了很多东西，可也得到了许多

同样珍贵之物。

进阶结丹之后，因她暂时没有弟子，执事堂问过她，将派来几个筑基弟子，替她整理洞府，若她没有意见，可以留下来继续处理杂事。

陌天歌便列了自己需要处理的杂事交给执事堂的执事，告诉他哪些需要筑基弟子，哪些不拘修为，至于挑人还有所费灵石，就全部交给那执事代办，顺便交代，自己不爱别人打扰，人尽量少些。

那执事领命而去，果然办得妥妥当当，陌天歌欣喜不已，赏了他好些东西。

说来也是凑巧，结丹之前她进万法自然阵，从中得了许多灵草，她昏迷之时，那些灵草就由叶真机上交了，她运气好，这些灵草奖励极丰厚。后来清醒，她本想直接留给真机算了，可真机却坚决不受，说自己已有师尊的弟子份例，姑姑也只是筑基期，不该拿她这么多的东西。陌天歌想想也就罢了，这些灵药就一直收在乾坤袋里，如今正好拿来赏赐这些弟子。

见她出手果然大方，这些来做杂事的弟子更勤奋了。

想到叶真机，陌天歌坐在洞府中发了一会儿呆。

在她和秦羲闭关的时候，叶真机独自下山去了，说自己修为已达筑基初期顶峰，心境历练却不足，该去历练了。

他如今到底还有个师傅，秦羲又没有反对，陌天歌也就没说什么，任由他去了。

再说，真机历练确实不足，总是把他放在身边，总不是个事。想想她，虽然到了玄清门，修炼之途算得上顺利，可幼年所经之事何其多，早已培养出了她坚定果敢的性格。真机却不是，他的修仙之途太顺利，心境的经历几乎没有，如果不外出历练，是无法成长的。

后来，她十六年闭关之中，真机曾回来过一次，那个时候，秦羲也在闭关，真机留了两年，再一次离山。这一次，却是至今未回，仔细算算，也有八年了。

她不禁有些担心，八年时间，真机音讯全无，该不会出什么事吧？事前他倒是留下了精血，保存在秦羲那里，秦羲什么也没说过，想来应是无事。可真机究竟去哪里了呢？明知她都快结丹，竟然八年不回，也太不寻常了。

想到此处，陌天歌给执事堂发了个传讯符，托他们寻找叶真机的下落，说不定这孩子被困在某个地方，需要救援。

除了洞府和真机之外，还有一件事，让陌天歌很头疼。

她以八十四岁之龄进阶结丹，再度轰动西昆吾，有许多别派的修士前来恭贺拜访，她若拒不见面，未免太端架子，可若见面，又实在受不了这些交际来往之事。最后还是洛封雪给她支招，“守静师叔结丹的时候也是如此，他就借口稳定境界，闭关不出，让执事弟子处理。这理由嘛，谁也说了什么，你不如照做吧。”



陌天歌恍然大悟。没错，修士进阶之后，最重要的事就是稳定境界，她这么说，别人也不好怪罪什么。

依洛封雪所言交代给执事弟子，陌天歌就老老实实闭门不出了，既是为了躲这些麻烦，也是她确实需要稳定境界。

结丹之后，陌天歌如今已经能光明正大地拿出两个筑基人偶了。以她结丹修士的身份，再加上靖和道君做靠山，拥有两个筑基人偶，顶多让人惊奇一下而已。

另外，除了稳定境界，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，那就是她该炼制本命法宝了。

她早已将天地扇的炼制配方交给靖和道君评估过，靖和道君对这个法宝配方赞不绝口，得知乃是数千年前的一个女修想出来的，更是神往不已，遥想那个年代，恨不得回去与碧水元君谈上一谈。

陌天歌没说碧水元君就是她的祖先陌瑶卿，在临海的事情，也只是大略带过，重点说了任与风之事，还把那个从任与风身上得来的石碑交给了靖和道君研究。

既然靖和道君对这天地扇如此赞誉，陌天歌便打算炼制出来做自己的本命法宝。这些材料在临海难寻，在天极却不是没有机会。有那么几个难寻的材料，花大价钱，再加上玄清门的人脉，还是很有希望的，因此靖和道君也没反对。

陌天歌把自己不了解的一些材料问了靖和道君，然后通知执事堂，让他们发布消息，尽力寻找。

其中最难寻的就是千年以上的玉髓和一块栖云石，栖云石陌天歌根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问了靖和道君，他也只说在典籍中看过，现实中并未见过。

为此，陌天歌特意对执事堂交代了一句，若有栖云石，不论什么价钱，尽管拿下。反正以她如今的身家，出得起普通人口中的天价，就算真的买不起，还有一个师傅摆在后面呢！

进阶结丹之后的事情，除了炼制本命法宝，还有更换结丹期的功法，服用结丹期的灵药这些。

但陌天歌不需要纠结于此，钟沐灵给她的太元录能一直修到化神，混元素女功也能修到元婴。钟沐灵曾说，她若修习混元素女功，进入化神境界后，自然可以按照自身的奇特条件自创功法，所以功法这方面，她是不需要着急的。

灵药更不必多说，她原本为了练手就炼制了许多凝元丹和青云丹，再加上结丹之后门派会一次性奖励许多丹药灵石，至少可以让她闭关数年不用为丹药发愁。

所以，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她一边继续修炼稳定境界，一边等候天地扇材料的消息。当然，还可以收集法宝，毕竟结丹修士的斗法能力，还是取决于法宝的。

时间就在修炼和等待中慢慢过去了一年。

如今的陌清微，在西昆吾亦是鼎鼎大名，秦守静之后，玄清门堪称天才的修士，其天资还超过单灵根，有极大的可能进阶元婴，绝对不是秦守静这般的伪天才。

陌天歌听到这个消息，心中有些苦涩。虽然她知道，那个人必定不会在乎什么天才之名，可原来被捧得高高的，如今这样重重摔下，未免太冷酷了，再加上之前他三次结婴失败……

陌天歌想起身在云雾派的时候，他们曾经有过的对话。那时，她心情相当不好，可以说话的人死的死散的散，最后只剩下他还在。那日午后，他们饮了酒，她昏昏沉沉的，听他说了一些事。

这段记忆，当时被他用法术遮盖了，如今她亦是结丹修士，这段记忆终于挣脱了束缚，出现在她的脑海中。

他说，他的资质并不是最好，可修炼至今，从未有过瓶颈，也许他生来就是为了修仙，既没有执念，也没有牵绊，换句话说，没有多余的感情。所以，这一生，他只是要这样在仙路上走下去……

既如此，哪怕三次结婴失败，他也不会失去信心吧？可是师傅说他魔障缠身又是怎么回事？陌天歌想不明白。想不通的事情，她也就不多想。

一年过去，她的修为境界差不多稳定了，开始着手准备法宝之事。

一结丹，筑基的斗法方式就要放弃大半，结丹期可以发挥出法宝真正的威力，所以结丹修士之间的斗法，其实就是法宝的比拼。

她的身上，有几件法器要更换，于是遇到了一个重大的问题。她的几件法宝，都只是防御或者辅助法宝，攻击全赖法器。

这个问题，让陌天歌踌躇了几天，买的话，肯定不及自己炼制的得心应手，炼制的话，又太麻烦。最后还是靖和道君无意间问起，赐了她数件法宝，才解决了这个问题。

从炼气拜入门下开始，靖和道君从来不曾赐过她法宝法器，总念叨着她拥有的宝物，对一个筑基修士来说太奢侈了，根本没必要再给她什么。

陌天歌也觉得自己不缺什么，所以也不要求。

但结丹与筑基，有着天壤之别，作为结丹修士，她身上的这些宝物，完全不够用了。

靖和道君终于出手，为此还扬扬得意地说，她终究还是离不了他这个师傅啊！看吧，得了多少的机缘，现在还不是要他赐法宝？

陌天歌忍住了给他白眼的冲动，事后想想，又觉得好笑。论起来，这位师傅平日对她绝对是极好的，能给她的东西，从没有吝啬过，可却总是做不出让人感激的姿态来，宁愿这样给了东西还要说上她几句。

不过，这也是他的可贵之处，待徒弟并不会拿出施恩的态度，赐予宝物，也不要求别人的感激。

不管怎么说，靖和道君给她的法宝算是解了燃眉之急。这其中有一柄剑、一枚方印、一个玉瓶，都是攻击法宝。剑属金，方印属土，玉瓶属水，虽然都是靖和道君自己用不着的，却是件件上品。

陌天歌心中感叹，她到底沾了师傅不少的光，身为宗门修士，比之散修当真要轻松许多，否则的话，她不知要花多少灵石多少精力去炼制法宝。想当年，她有二叔这个长辈，想要赚取灵石以供修炼所需都那么难，若是一个人，哪能像现在这样专心修炼？

又过了一段时间，陌天歌将几件法宝堪堪炼制到可以使用，就听说了一个大消息。

一听说消息，陌天歌立刻赶回上清宫。跨进大殿，却是怔了一下。

秦羲亦在殿中，此时坐在她最常坐的那个位置，垂眸饮茶，听到她的声音，也没抬头看一眼。

陌天歌很快反应过来，先给靖和道君见了礼，而后与他见礼，“守静师兄。”

秦羲拿着茶杯，只是轻轻应了一声，仍然没有看她，仿佛在专心饮茶。以他们二人的资历和修为，他这样也不算失礼，且不说修为高过陌天歌许多，单是师门排序，他早入门这么多年，就受得起她的礼。

只是他这态度，让陌天歌觉得有些尴尬，似乎……很不喜欢看到她似的。

这种尴尬在心头一掠而过，陌天歌转头便问：“师傅，那事是真的？”

靖和道君仿佛没看到他们两人之间的尴尬，正拿着一枚玉简看着什么，听她的话，放下玉简，道：“当然是真的，师傅没事逗你们玩吗？”

陌天歌听到他的话，心中既喜又急，就有些忐忑，“师傅，那如今到底是个什么情况？”

靖和道君看了看她，又看了看秦羲，道：“我唤你们来，就是知道你们必定对此事十分关心。此事大约发生在一个月前，为师在天道宗也有几位好友，他们发现异常之后，有心寻宝，所以来邀为师。”

“天道宗……这么说来消息应是无误了……”

靖和道君笑了笑，眼中闪过精光，“想来那几个老家伙还没胆子骗我们这些元婴修士，就算他天道宗是天极第一宗门，我们玄清门也不是好欺负的。再说，他们不只通知了我们，还通知了许多同为元婴的修士，为师另外几个好友，全部得到了消息。”

“师傅，”秦羲开口，搁下了手中的茶杯，目光看向靖和道君，“既然多半是真的，那你是打算去了？”

“这是自然。”靖和道君道，“当年你去天魔山，为师没有同行，是因为正好修炼到了关键的时刻，却叫几个老东西占了先，这一次天魔山开启，为师岂有不去之理？”

“嗯。”秦羲一点也不意外，“师傅你还得了什么消息，一并说了吧。”

靖和道君把手中玉简扔给他，“你们自己看吧。”

秦羲接过玉简，看了一会儿，目光深沉，将玉简扔给陌天歌，自己又端起茶杯在那沉思。

陌天歌接过，迫不及待地去。看。

这枚玉简，是天道宗一位名叫黑风道人的元婴修士给靖和道君的传讯玉简，内容很简单，告知靖和道君天魔山禁制减弱，不日便可开启，邀他一同前去。

天道宗临近天魔山，与魔道相抗，这些日子他们发现天魔山的禁制有松动的迹象，按照以往的经验，某些地方的禁制持续减弱，过上半年到一年，便会出现入口。

据说这天魔山乃是古时仙魔大战的战场，远的到几百万年前的远古，近的到十几万年前的上古，里面有许许多多修仙者和修魔者的遗骸，若是寻到那么几件宝物，放现在都是不得了的了。

而且，这天魔山地形特殊，别说整个天极，放眼整个世间，只怕也寻不到这么特殊的所在，其中生长有一些特殊灵物，别处找都找不到。所以，每当天魔山禁制减弱，便会有无数的修仙者涌向天道宗的玉衡山，想要去分一杯羹。

当然，这里面十分危险，就说上次禁制减弱，大约是八九十年前，那一次进入天魔山的人，死了大半，陌天歌的父亲叶海，正是其中之一。

虽然如此危险，整个天极的人却还是趋之若鹜。要知道，天魔山的禁制究竟什么时候减弱，是根本没有规则的，也许几百年也不会有一回，别说炼气筑基修士，就是结丹修士，也有可能一辈子都遇不到一次。

与巨大的风险相对，便是其中巨大的机缘。据说那天极第一元婴修士松风上人，便是在天魔山中得到了许多宝物，才能修成一身诡异无敌的功法。

但除了松风上人，几乎没有人会独自一人进入天魔山，因为若要安全进入，对于阵法禁制要十分熟悉，还要有强悍的斗法能力，这些都不是一个人所能具备的。这天魔山又实在太，别说几千人，就算是几万人进去，只怕也很难遇到。所以，每当天魔山禁制减弱，天道宗的修士就会邀请自己的好友前去一探，而不是自己的宗门直接包揽了。

当然，天道宗本就是为了与魔道对峙，才建立在天魔山的旁边，天魔山就如同他们的后花园，别人若要进去，少不得要给他们一些好处。

陌天歌看完这些，把玉简交还靖和道君，低头沉思。

靖和道君肯定会去的，陌天歌拜入他门下之时，他就已经达到元婴中期顶峰，却迟迟没有机缘突破到后期，眼下正是一个好机会，何况他的个性本就喜爱冒险。

还有秦羲，他也必定要去，三次结婴失败，如今急需突破的机缘。当年他不过一百岁出头，就已经结丹中期了，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，还是冒着风险进了天魔山，如今岂有放过的道理？

但陌天歌自己，就有些踌躇了。论修为，她虽然已经结丹，迈出了高阶修士的第

一步，可也仅仅是第一步而已，她如今连本命法宝都没炼制出来，作为结丹修士，斗法能力还不够。再加上她年纪尚轻，又有虚天境作后盾，根本不需要寻找什么机缘，慢慢修炼下去，元婴也不是无望。

可不论机缘，天魔山却有一个理由吸引着她去——她的父亲，正是葬身天魔山，她炼气之时就想过，等到结了丹，就找机会去一次天魔山，把父亲的尸骨带回来。如今终于有这样的机会了，若是放过，也不知道要几百年之后天魔山才会再次开启。

想了一会儿，陌天歌心中已有了决定，抬头道：“师傅，我想去。”

靖和道君对这个结果一点也不意外，点头道：“你要去，师傅自然不会拦你，不过，事前一定要好好准备。”

这一点，正是陌天歌担心的，她道：“师傅，我如今本命法宝还未炼制，只是刚刚进阶，斗法能力着实弱了些，要怎么办才好？”

靖和道君随手一指秦羲，道：“那你就跟你师兄一起去吧，也好有个照应。”

陌天歌一怔，“师傅不是也要去吗？”

靖和道君还没答话，却是秦羲开口了，“师傅是元婴修士，又有一干好友相邀，自然是与他们一起去，带着我们不方便。”

哪些地方什么修为能去，什么修为不能去，这么多年来早已有了经验，他们元婴修士，自然是去宝物更多，危险也更大的地方。

陌天歌一想就明白了，又问：“除了守静师兄，可还有哪位师兄师姐同行？”

靖和道君道：“天魔山中，危险处处，就算大家都想去，门派也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去。何况对我们宗门修士而言，若是修炼顺利，着实没必要去这么危险的地方寻什么机缘。”说着斜了她一眼，“若不是为师知道你与天魔山的渊源，也不会允许你去的。”

看到陌天歌低下头，靖和道君吹胡子，“这么委屈干什么？难道你还想一堆人陪你去？”

“没有啊！”陌天歌抬头，一脸茫然，“我只是在想怎么办，师傅你想太多了！”

靖和道君瞪了她一会儿，说：“这次门派之中，元婴修士只有为师和你们华炎师叔一起去，至于结丹修士嘛，倒是也有几位，不过你师兄喜欢清静，人太多他就不乐意了，到底怎么办，你还是问他吧。”

陌天歌怔了怔，忍不住去看秦羲，只见他仍是垂着眼眸看着自己手中的茶杯，仿佛什么也没听到。

她犹豫了一下，终于还是问道：“师傅，那我……会不会连累守静师兄？”以她如今刚刚结丹的状况，手中没有本命法宝，斗法难免要弱一些，与她同行，必会受她

拖累。

“没什么。”却是秦羲答话了，他仍然没有看她，语气也很平淡，“与谁同行，我自有主意，此事你不必操心。”

“……”

若说原本对他还有那么些同情，听了这句话，陌天歌心中也忍不住生出一丝恼怒来。如此独断专行，竟是没有把她视为同伴的意思了。

她心中清楚，自己的修为和能力还远远及不上这位师兄，可他如此态度，分明只是因为师傅的托付，所以庇护于她。这种依附于人的感觉，她很不喜欢！

陌天歌的脸色很不好看，秦羲没看到，靖和道君却看到了，狠狠瞪了秦羲一眼，对陌天歌道：“天歌，这件事师傅已经跟你师兄商量过了，也有了主意，你只管放心吧。”

陌天歌听了，看在师傅的面上，也不好说些什么，只道：“既然师傅和师兄都想过了，那我就不多管了。”

看她这么上道，靖和道君松了口气，从怀中取出数枚玉简和一张地图递给她，“既然你决定要去，就熟悉一下天魔山的地形，这张地图是为师花了大价钱从天道宗弄来的，你好好看看。还有这些是历代许多大修士的记录，也可参照。你先回去看看，还有什么事，师傅自会派人告诉你。”

“是。”这些东西，在外面捧着灵石都买不到，陌天歌心中知道，也就不让师傅为难了，“那徒儿先告退了。”

陌天歌一走，靖和道君的眉头就拧了起来，把手中书籍一扔，冲着秦羲叫道：“你这小子，想气死我是不？你看看你什么态度！”

“我怎么了？”秦羲这才抬起头，看着靖和道君的样子，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。

靖和道君气呼呼的，“我原来也想不明白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不过，看你刚才的态度，我总算是知道了！”看着秦羲没有一点懊恼，他更恼火了，叫道，“你刚才那叫什么话？什么叫你自有主意，让她不必操心？”

秦羲一脸不解，道：“本来就是这样，要怎么办，我早就想过了，目前没她什么事。”

“你——”靖和道君指着他的鼻尖，来来回回地转圈，“你这个臭小子，死小子，迟钝的小子！”

痛骂了秦羲一通，靖和道君才又重新坐下，饮了杯茶顺顺气，“我本来想不明白，为什么你们这么不死不活的，就是不肯说明白，原来根本就是你这小子态度有问题！”

“我怎么了？”靖和道君如此指责，秦羲觉得莫名其妙，心中不快，扭过了头。

“你怎么了？！”靖和道君提高声音，怒瞪他道，“你不觉得你太看轻她了吗？你是不是觉得，你修为比她高，所以一切事情，都有你来担当？”